

羅奇修正「玩完論」說明了什麼？

新聞背後

梅若林

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去年發表「香港玩完論」，但其後被一個又一個事實「打臉」。至日前羅奇再度接受傳媒訪問，不得不公開表示要「修正」其論點，甚至指「香港正在經歷一場復興」。「玩完論」的終結，不止是羅奇個人的態度轉變，其實也是香港多年來面對美西方打壓、唱衰、偏見而不屈不撓的一個縮影。香港非但「未玩完」，而且發展欣欣向榮，踏入實現由治及興的新階段。

其實早在去年年尾，羅奇就已經有「轉口風」的跡象，當時他獲邀參加「2024香港中美論壇」，並公開表示「沒有一座城市會玩完」、「中國經濟政策顯著刺激股市」。日前，羅奇再度接受彭博社訪問，正式「打倒昨日的自己」，形容眼下情況始料未及，中美衝突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多於威脅，雖然美國持續向中國施壓，兩國金融接近全面脫鉤，但香港和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，反而出人意料地具正面影響。

「令人震驚的是，中美衝突越趨嚴重之際，香港並沒有如我預料般遭受重創，反可能從中獲益。因為香港是中國聯繫國際金融的最重要窗口，擁有獨特的地位」，羅奇甚至自言，如果重寫去年的「玩完論」文章，他會覺得「香港也許正經歷一場復興，這是由於它的中國色彩，但又不盡如此」。

不難看出，羅奇對香港的誤判建基於兩個原因，一是錯誤理解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，二是低估了中國應對美國貿易戰的能力。

先說第一點，在羅奇最初提出「玩完論」時，其中兩個推論便是內地經濟放緩，便對香港造成壓力；同時中美關係不斷惡化下，香港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本地經濟也會受到越嚴重的拖累。對於這點，眾多事實都已經說明了香港經濟沒有受到所謂的拖累，反而不少數據都屢屢創下新紀錄。在彭博社同一篇報道中，便指出隨着中美技術競爭升級，今年有大批資金湧入香港股市，恒指累計升幅約16%，表現遠優於標普500指數，後者在今年為止走勢只屬持平。同時在寧德時代等內地科技股牽頭下，截至今年5月，香港新股集資額已達99億美元，創2021年以來新高。

不僅如此，特區政府統計處上月公布今年首季GDP數據，按年錄得3.1%增長，是連續9個季度增長，與預估數字一致，並較上季的2.5%升幅有所加快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亦指出，隨着訪港旅客人次進一步上升，跨境運輸量增加及跨境金融和集資活動活躍，整體服務輸出按年顯著擴張6.6%，整體投資開支按年增長2.8%。

投資推廣署上月也表示，今年頭四個月，已有223間公司落戶香港或加大在本地的投資，投資額達200多億元，創造4900多個職位，按年升近一倍。投資推廣署更協助了約170間家旅辦公室在港成立，另有約150間正在商討中，有信心今年底可達到不少於200間的目標。

香港經濟增長的背後，除了「一國兩制」優勢和自身底子過硬外，更是內地刺激經濟措施和中央惠港政策的結果。例如為非中國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申辦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》、擴展人才簽注及全國通辦簽注，持商務簽注赴港的人士在港逗留期限由7天延長至14天等等，雖然直接效果只是便利兩地交流互通，長遠而言為香港連接中外市場提供了更大發揮空間，讓香港更好利用「內聯外通」優勢，吸引國際人才、企業來港，並作為「超級聯繫人」與「超級增值人」角色發揮「引進來、走出去」的作用。

其次，是羅奇明顯誤判了當今中美兩國的實力。過去一段時間，西方仍然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在全球貿易、軟實力佔領主導地位，覺得中國面對美國的針對性打壓，必然毫無招架之力。但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關稅戰以來，這個「美國神話」的迷思可謂徹底告終。美國肆意加徵關稅，向全球發動關稅戰，結果不是孤立中國，而是孤立了自己，甚至還刺激其他國家加深與中國合作以應對「對等關稅」的風險。

與此同時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、中國證監會等機構亦在第一時間發布「一攬子措施」穩經濟固信心，緩解部分民企、房

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的戰略深意

議事論事

梁帆

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——國際調解院日前在香港舉行簽署儀式，調解院總部將落戶香港。這不僅是香港的高光時刻，更是國際治理體系演進的關鍵節點。在筆者看來，這一歷史性落筆，絕非偶然之舉，而是植根於香港堅實法治底蘊、國家戰略布局及全球治理變革需求的長遠決定，其多重戰略意義值得深探。

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深陷困境。世貿組織上訴機構因政治阻撓停擺，傳統訴訟與仲裁模式面臨成本高昂、對抗性強、程式冗長的「合法性危機」。國際調解院應運而生，以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「以和為貴」智慧為內核，構建「調解—仲裁—訴訟」全鏈條解決方案。

其獨特價值在於：第一，專注調解優勢。作為全球唯一專司調解的政府間組織，它提供比訴訟仲裁更高效、經濟、非對抗的路徑。第二，填補制度真空。王毅外長明確指出，調解院的成立是為彌補迄今未有一個政府間調解法律組織的空白，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全新國際公共產品。第三，服務全球。由代表超20億人口的多洲國家共同協商建立，其規則強調「自願、公平、善意」，旨在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，打破西方主導的治理壟斷，回應求和平、促發展的普遍訴求。

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

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，是對香港法治優勢與專業實力的高度認可。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且中英雙語並行的司法管轄區，香港為國際主體提

供了熟悉、可信賴的法律環境。其法治水準在《2024年法治指數》全球排名第23位，優於美國，奠定了全球廣泛的信任基石。

同時，根據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最新的《國際仲裁調查報告》，香港與新加坡共列全球第二最受歡迎仲裁地。在亞太區，香港更是第一受歡迎仲裁地。2023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（HKIAC）案件爭議總額達928億港元，創歷史新高。並且成功舉辦被譽為「仲裁界奧林匹克」的ICCA大會，吸引逾70國1400名專家。種種數據和事實，皆彰顯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。

更令人矚目的是，香港是亞洲國際法律樞紐，擁有超過14600名執業律師及大律師，924家本地律所和82家外資律所，全球百大律所超半數在港運營。龐大專業人才庫（法律、會計、工程等）為複雜爭議解決提供強力支撐。

特區政府推行的政策，亦助力香港仲裁行業發展，其中3月恆常推出「為來港參與仲裁程序人士提供入境便利計劃」，免除工作簽證限制。更關鍵的是，中央早有先見之明，全力支持香港成為仲裁地，2019年與內地簽署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》，允許香港仲裁當事人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，保全金額可達158億元人民幣，開創內地外普通法轄區先河。

筆者認為，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，將為香港發展注入強勁動能。首先，香港的法律樞紐地位躍升，可與海牙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地位並肩，極大鞏固提升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地位，擦亮「國際調解之都」的金字招牌。

吸引法律人才的「強磁場」

第三，強化「內聯外通」角色。香港可進一步在國家法治現代化中發揮獨特作用。對內，探索與內地主要城市仲裁機構共建「調解—仲裁」聯盟，建立分階段收費機制降低中小企業爭議解決門檻；對外，設立RCEP及「一帶一路」專門調解機制，處理國際商事爭議。

王毅外長指出：「香港回歸本身就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成功範例」，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，正是中華法治文明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寫照。

總體而言，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，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投下的信任票。它既以東方「和合」智慧填補全球治理空白，回應時代對和平與公正的渴求，更是把「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」的內涵運用到新的歷史台階，令這顆「法治明珠」綻放更璀璨的光芒。當國際調解院正式運作，它所發揮的不僅是定分止爭的方案，更是展現促進全球治理、維護國際秩序的深遠抱負。香港，正站在這一歷史進程的前沿。

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

美「香會」叫囂反證不得人心

國際關係

靖偉

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（簡稱「香會」）再次成為全球焦點。美國、日本、澳洲、菲律賓召開四邊防務領導人會談，試圖通過軍事聯盟和意識形態捆綁遏制中國發展，其行為不僅違背了多邊主義原則，更對南海和平穩定構成直接威脅。面對這一挑戰，中國與東盟國家以理性對話和務實合作回應，展現了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共同意志。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，中國始終以負責任的態度推動區域合作，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應對霸權主義，成為亞太和平發展的關鍵支柱。

美日澳菲的「小圈子」戰略暴露了冷戰思維的頑固性。四國以印太戰略為框架，打着「開放」的幌子構建軍事同盟，試圖將亞太地區劃分為「盟友」與「對手」的二元對立。這種做法不僅加劇了地區安全困境，還通過AUKUS核武合作、南海聯合巡航等行動攔截軍備競賽。美國防長赫格塞思乘坐「末日飛機」穿越南海上空的高調姿態，以及在菲律賓部署中導系統的軍事布局，無異於向亞太投下火藥桶。四國的聯合聲明中頻繁渲染所謂「中國威脅」，卻對南海和平現狀的破壞者視而不見——菲律賓在域外勢力慫恿下粗暴侵犯中國主權，其行徑已嚴重違反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》。這種以「自由」之名行分裂之實的邏輯，本質上是對亞太多邊合作秩序的粗暴踐踏。

馬來西亞總理道出關鍵

中國始終以堅定決心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，同時以建設性姿態推動區域安全合作。會上，解放軍國防大學代表團成員張馳大校明確指出，美日澳菲的「小圈子」推高了地區對立對抗，衝擊了以東盟為中心的安全架構。中國堅決反對域外勢力干涉南海事務，並強調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。

這一立場得到了東盟多數國家的認同。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，中國通過共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為區域發展注入動力，與東盟互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印證了合作共赢的現實基礎。面對四國的軍事挑釁，中國採取反制行動時始終恪守克制，既捍衛核心利益，又避免局勢失控，體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。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、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強調，東盟保持獨立自主是為了做強自身，必須選邊站隊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。日前，東盟、中國、海合會達成的共識是前所未有的、意義重大的，體現了三方合作的意願。

中國提出的「亞洲安全模式」為破解地區安全困境提供了新思路。該模式以「安危與共、求同存異、對話協商」為核心理念，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的零和邏輯。在南海問題上，中國堅持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，同時推動「南海行為準則」磋商，為地區國家搭建對話平台。這種以規則為基礎、以共識為導向的安全合作框架，與美日澳菲的軍事威懾形成了鮮明對比。中國還通過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、綜合、合作、可持續的安全觀，呼籲各國摒棄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，為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指明方向。這種以和平發展為底色的區域治理方案，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。

區域國家的理性選擇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在亞太秩序中的關鍵作用。儘管美國試圖拉攏東盟國家加入其印太戰略，但多數東南亞國家並未盲目追隨。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強調「積極不結盟」政策，既重視與美國的和平夥伴關係，也珍視與中國的發展合作。菲律賓雖在南海問題上搖擺不定，但其國內學界和民間始終存在反對「挾洋自重」的聲音。越南、印尼等國則通過深化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和能源合作，尋求在大國博弈中保持戰略自主。這種多元化、多邊化的區域互動格局，正是中國倡導的「非陣營化合作」的生動實踐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香會上提出「非陣營化合作」主張，其背後折射出歐洲國家尋求獨立外交空間的意圖，這也間接印證了中國推動多邊主義的正當性。

拉「小圈子」違背時代潮流

當前，亞太地區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。美日澳菲的冷戰思維若持續發酵，將導致地區陷入分裂與對抗的惡性循環；而中國與東盟的務實合作，則為區域和平穩定開闢了光明前景。中國始終以開放姿態擁抱世界，通過深化與東盟的互聯互通、推動高質量實施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